

那年，我在祖国的最东边防哨所站岗放哨，每天最早迎接国旗和太阳冉冉升起，心里非常自豪。

哨所地处湿地边缘，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江，和邻国隔江相望。

我和战友们每天巡逻在边境线，冬天迎着凛冽的寒风，夏天迎着灼热的太阳。

刺骨的寒风就像刀子一样吹打着我们的脸颊，战友们脸被冻得通红，眉毛、睫毛、胡子上都是冰霜，大家不敢松懈，守卫祖国的大门是我们军人神圣的职责和使命。

一天，我们在边境线上巡逻，后面的战友报告，队伍后面远远有一头狼在悄悄跟着我们。

战友们不免有些紧张，班长叮嘱大家不要和狼发生冲突，不惊扰它，继续巡逻。

夜晚，哨兵报告，附近发现狼的踪迹，班长让哨兵注意警戒、继续观察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

我们继续巡逻，队伍后面不近不远还是一头狼跟着我们，始终保持一段距离，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。

就这样，这头狼和我们一

起巡逻了一段时间。

有战士报告，说这头狼在哨所附近刨了一个窝，在里面住下了。

班长让哨兵继续观察，不要惊动它。

狼和我们做起了邻居，各自相安无事，互不打扰。

一次，我们晾在外面的衣服和毛巾突然不翼而飞，以为大风刮走，哨所前后找遍也没有看见，奇怪了。

哨兵报告，是附近刨窝的狼偷走我们的衣服和毛巾，都放在它的窝里了。

战友们哭笑不得，这是垫它的窝取暖呀！

战友们没有打扰狼窝，用就用吧，这么冷的天气动物也需要取暖。

空旷的大地突然想起枪声，战友们顺着枪声赶到现场，发现满地杂乱不堪的车辙印和血迹。这是偷猎者在打野生动物，一头狼倒在地上，身边血迹斑斑。

胆大的战友慢慢靠近狼，奇怪的是狼看见战友们并没有显现戒备、攻击的迹象，反倒安然趴在地上痛苦地叫着。

狼的腿被枪打伤了，班长

S

月光城 小小说

哨所里的『老班长』

刘春梅

J

月光城 小小说

交给此人

解良

额乐志十七岁，名字是早晨的意思。

“那一年，我也是十七岁。”祖父谷鲁说。祖父的名字谷鲁意为纯朴、朴实无华。额乐志父母早亡，祖父将他养大。七十岁的祖父临终前留给孙子三件遗物，一个故事。

十七岁的谷鲁一个人进山捕捉紫貂，在闷热的森林里走得汗流浹背，口渴得要命，就去山谷里找溪水和山泉，看见一条从岩石上荡流而下的小溪，他两手撑住溪石，掀起腭，嘴巴急不可待地伸向水面，嘴唇贴住水皮咕咚咕咚喝了个够，转眼肚子变成了盛水的皮囊，起身的时候腹内空空咣咣响。他站在溪边大口大口地舒气，抬起袖口擦抹嘴角，目光向小溪上游一瞭，身子突然僵住，下一个反应不由自主，“哇”的一声呕吐，腹中翻江倒海，胆汁儿都吐到地上。一具男尸湮浸在小溪上游。

谷鲁像一只受惊的兔子，撒开两腿就往林下跑，跑出很远才抱着一棵杉树停住，反戴的腰刀已经握在手里，喘汗，下意识回头张望，不见有人追来，森林里奇静，像似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刚刚他看到的是一具男尸，脸面浸水，脑后的辫子被溪水涤荡。他是什么人，被人杀害了，还是喝水时遭遇不测？林蝇围着他嗡嗡营营，

他心绪纷乱，一时拿不准主意该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还是走回去看个究竟。过了一会，森林里仍然不见有什么异常，他壮了壮胆，决定返回溪边看个究竟。蹑手蹑脚走回去，警惕着四周，两脚踏进溪水里，用力将男尸搬起来，仰面放到溪石上。死者的脸已经被溪水泡得肿胀发酵，分不出多大年纪，看上去像一个老者。既没挎腰刀，也没背弓箭和撒袋。他伸出手在他身上摸，摸到他的衣内藏有一截硬东西，用刀割开衣襟，将东西取了出来——鹿皮套包裹着一块圆形木牌。木牌上端有铜链儿，木牌表面为朱漆涂金，上刻一行字：“交给此人。”

谷鲁紧张得嗓子发紧，喘起粗气，这东西是信牌吧？此人是差役，还是镖客？

奇怪，信牌上没有名头，不知接头人是谁，接头地点在哪里，也不清楚信牌的由来，对方要把什么东西交给此人则是一个谜。谷鲁低头朝溪水里巡看，水中还落有一把戴鱼皮鞘骨套儿的小刀，从水里捞出来一看，是一把普通的随身携带的仅有四五寸长的用以分割食物的解食刀。这种解食刀对于女真人来说，就像汉人用的筷子。

“我思来想去，决定在这里等。”祖父谷鲁给额乐志说。如果他要替死者将信牌送

掏出随身的药小心翼翼地敷在狼的腿上。

哨兵说附近的狼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几天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好像受伤了。

难道受伤的狼就是附近的那头狼？

我们每天继续巡逻在边境线，队伍后面始终有一头狼，这次狼和我们距离近了一些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后面的战友说就是受伤的那头狼，我们没有惊扰它。

一天，我们正在边境线上巡逻，身边的军犬突然耳朵立了起来，狂吠着挣脱缰绳奔跑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跟在队伍后面的那头狼也嚎叫着跟着军犬狂奔。

“有情况！”班长大喊着，战友们立即端起枪随后紧追。

不远处就是国境线，远远看见一个人影在向国境线靠近。

“站住！再跑就开枪了！”战友们大喊着，此时，军犬和狼已经跑到跟前，咬住那人的手臂不放，狼咬住的是拿着刀的那只手臂。战友们惊呆了，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犬才能有这样的本领，狼一般都是会

直接咬断脖子的。

军犬和狼立了大功，战友们给那头狼投喂了一些食物，狼渐渐和大家熟悉起来。

狼每天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巡逻，还经常到军营里溜达，看见我们也撒娇，躺在地上任我们抚摸，有时肚皮朝上让大家挠痒痒。

别的哨所战士来到这里，奇怪的是，狼也是摇头摆尾，躺地上任人抚摸，就像久别重逢的熟人。

战友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温顺的狼。

一次，有记者到哨所采访，狼突然呲牙咧嘴，不让靠近，记者讨好地喂它食物，狼始终保持戒备，直到记者识趣地离开，狼才逐渐解除戒备状态。

战友探亲归来，狼也是呲牙咧嘴不让靠近，战友换上军装，狼又摇头摆尾。原来，狼只信认穿军装的人。

狼和大家和平相处，正式成为队伍里的一员，一起巡逻，协助我们抓捕一些偷猎者和越境者，年复一年。

新来的战士们尊称狼是“老班长”。

周边既没有火器营，也没有打仗的军队和粮草，寻来觅去，他陷入一个不解的迷局。

额乐志笑：“你当时要把三件东西都扔掉，就不会被折磨大半生。”

“后来，我琢磨出一种可能。”祖父谷鲁一息尚存。

“究竟是什么？”额尔志问。祖父谷鲁气若游丝，断断续续地说，他相信发这个信牌的是上苍，信牌上所刻“交给此人”——此人就是他。上苍派一个使者假装死去，用两样东西（辫子和解食刀）告诉十七岁的他，人这一生要有一个灵魂栖所，还要有谋生的能力。“是这样？”额乐志张大嘴巴。

额乐志还想问什么，祖父谷鲁已经咽气了。

